

第一次坐飞机

□郝凤山



百味人生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号召各行各业撰写史志,名曰盛世修志。上班不到两年,我被调到县税务局写税志,因为这个缘故,本人有幸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1985年8月,我在白城地区财税处征管科当科员。由于工作在机关,每年能跟着科长到外县(白城地区行署当时管辖全区9个县市)检查一次工作,但去省城长春出差的机会就少得可怜。当时去省局开会坐火车走长白线,乘坐的绿皮火车单程9个多小时;过去修建的公路狭窄,九曲十八弯不说,年久失修导致路面坑坑洼洼,长白公路还没通大客车;单位有辆领导专用的轿车(前苏联生产的拉达)。我们去省城出差的机会少之又少,哪个小科员要是赶巧偶尔搭坐一回轿车去趟长春,心里那个美呀,没个十天半月准过不了劲儿。那时候你要说坐过飞机,肯定是个爆炸性新闻。

抽调到洮安县税务局写税志后,让我坐飞机出行有了可能。1987年,交通、电信业均不发达,写税志要靠人工搜集第一手资料,用笔记本抄写机构沿革、人员设置、数据事例,还需要面对面采访当事人。洮安县的前身洮南府历史久远,一府辖八县管辖面积广,在这里从事税收工作的头面人物流动性较大,关内、关外均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单位领导大力支持,我们采访自由,去哪里、采访谁,完全根据需要自行决定。

编制完采访计划,再推测推测写作进度,估摸着离交稿截止时间足够从容,我们一行二人决定先难后易,自北向南,先去哈尔滨档案馆,再去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资料。当时,我们还幸运地得知,洮南税捐局局长刘秉竹先生依然健在,离休后一直跟儿子生活在武汉,遂决定匀出时间,到武汉去采访他老人家。

到武汉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坐飞机。为了能坐飞机去武汉,我们可是煞费了一番苦心。那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坐飞机的条件之一是行政级别在县级及以上,之二是购买机票时出具单位介绍信,证明你有紧急任务特殊事项批准。当时与我同行

的李科长只是副股级,作为扈从、主笔的我呢,只是个小科员,想坐飞机必须提供单位出具的介绍信。

介绍信好办。为在外地采访便利,临出发去北京时,我们要了一些盖了单位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在离前门较近的一家个人小旅馆(每人每宿15元)住下,要了北京市交通图,坐公共汽车去北京南苑机场售票大厅,购买去武汉市的机票。

机场售票大厅里购票的人不多。在7号窗口,我把单位介绍信递给售票员。没料到,售票员对着他眼前的荧屏查询了一番,回头把介绍信扔给我,同时丢下一句话:“这几天没票。”我呆立片刻,猛一抬头看见了挂在售票窗口外面的“旅客意见簿”,快速把它摘下来,一边从兜里往外掏钢笔,一边翻开“旅客留言簿”,一边焦急地对售票员说:“我们两个确实有急事去武汉,麻烦你再仔细查查吧,我这就给您写封表扬信。”看来这个举动起了作用,低头写表扬信时,售票员又漫不经心地在眼前的屏幕上翻找了一通,说了一句:“我再给你查查,哎!后天中午有票。”顿时,我们双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起早坐大客车去机场的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我们每人拿个手提包,到机场一打听,不用办理行李托运。先换了登机牌后再通过安检,然后坐在候机楼里候机。当查验登机牌登机时,连接机舱门的是灯火通明的长长通道,人们鱼贯而入。走到机舱门口,只见站在舱门边迎接我们的那个空姐,袅袅婷婷,满脸是笑,环臂颌首,甜甜的问候让人如沐春风。我们坐的是737机型,进入舱门,紧挨驾驶舱的是两排8个座位的头等舱,一帘隔开头等舱的是可容纳100多人的经济舱,机舱过道左右两边各3排座位。每一横排6个座位,每个座位上方都有一个空调和开灯按钮。因为第一次坐飞机,一眼望去,长长的机身令人震撼,里边这么多的座位,座位上及头顶上方的那么多装置不知道如何使用,既新鲜又好奇。想打开看看,睁开眼睛,又担心别人嘀咕我是个土包子,只是见样学样跟着比划试探。

不多时,空姐整理行李架,讲解了乘机注意事项。又过了一会儿,机舱里广播响起,通知系好安全带,一片清脆的“咔嚓”声响了起来。广播里空姐甜蜜的声音“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响起,随之请系好安全带,拉开遮光板和收起小桌板的告诫娓娓而至。

飞机往前滑动时,如同大客车一样,我们随着惯性往后一耸,之后它先在跑道上缓缓滑行,越来越快。四周的跑道、草坪、树木刷刷地向着身后跑去,景物也随之清晰、模糊、消失……几分钟后,感觉心往下一沉,只听“轰”的一声,机身已经穿入云霄。透过机窗俯瞰地面,城市变成了积木,河流变成了玉带,山川变成了盆景……俯视大地,所有的一切已浓缩成了一个魔方、一从沙盘、一幅图画。

腾云驾雾的兴奋还没持续多久,隐隐的不安和恐惧就袭来。因为是第一次坐飞机,心里一直害怕得不行,尤其是飞机快速向上升时,心一揪揪着。飞机直冲云层,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头顶上是亮瓦晴天……望着窗外,蓝天、白云、太阳。突然,我的心怦怦直跳,飞机怎么就不飞了呢?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就坏了?我额头上的汗一点一点地渗了出来。拿眼瞄瞄四周,大家静悄悄的,身旁的一个老外甚至翘着二郎腿,默默地读《人民日报》上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天哪!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原来是没有参照物了。

渐渐地,飞机不像刚才向上攀升那样快了,在平流层中运行越来越平稳了,我慢慢地平静下来,像其他乘客一样,解开安全带,放下小桌板,左碰右弄,明白了怎样开关空调、开关灯、开关音乐播放器。这时,两个空姐推着一辆车,为每一位乘客发盒饭、饮料,并给乘客每人发放一个封面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精致的真皮钥匙夹做纪念品。

自打我从这趟飞机上下来,这个真皮钥匙夹就再没有离过我的身。从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把它带到哪儿,还寻找任何机会摆摆到哪儿。当年,北京飞武汉,大约3个小时左右,乘坐飞机所带给我心里的震撼和冲击无以言表,我已经记不清对多少人分享过多少遍我的这个光荣历史。

古往今来,巨大的空间距离,曾经隔绝了多少花好月圆啊!小时候在我们老家,媒婆上门提亲,常常听到大人们说“隔河一里不算近”,听得我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长大后突然明白了,那时候河流雨水丰沛波涛汹涌,而桥梁、船只稀少,轧成儿女亲家的两家人尽管隔河相望,但往来走动必是绕道远行,故而有此民谚。

过去,坐白城至长春的绿皮火车,共330公里,中间要停靠30余个站点,牛车一样叮叮咣咣一气走上近10个小时,里面又闷又挤,令人烦躁不已。现在,宽敞舒适的高铁将白城至长春的9个多小时,缩短为两个半小时,令人唏嘘不已。去年国庆节,我去北京妹妹家串门,乘坐的是坐落在家门口的白城长安机场至北京大兴机场的中国联合航空航班,从起飞到落地,共1.25小时,真是天马行空,快如闪电。心中的幸福感、自豪感一时爆棚。

1987年9月我第一次坐飞机,到现在不过30多年的时光。期间,我曾数次乘坐飞机,往返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亲眼见证了勤劳智慧、力争朝夕、奋斗不休的中国人民,用双手创造的一条条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铺满全国的高速铁路,不断扩大的飞机场和火车站,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大中小城市,恢弘壮阔的旅游景观、购物中心、现代化工厂、多项领先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切身感受了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亲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何等辉煌壮丽,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由衷的礼赞和钦佩,是何等真挚。

百年沧桑,山河巨变,壮年中国,傲然屹立。回首过往,仰望未来,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心中激荡起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热情礼赞,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深深景仰、热爱和感恩!

记忆中的海棠花

□文华

提起父亲,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不同的印象。他或许高大威猛,有着深邃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或许文质彬彬,戴着金丝边框的眼镜;他还或许是瘦小佻傣,却用粗糙的双手托举你岁岁长大……

我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描绘出我的父亲,一直觉得他是个“两面派”。他时而像我妈妈口中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屁孩”,爱吃零食又爱搞怪,但更多又像那个为了我和姐姐的生活费四处奔波操劳,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的大男人。父亲不会花言巧语又缺乏表达能力,我却从未怀疑过他是否爱我。

每到春意盎然的季节,傍晚,我喜欢独坐在湖边,丝丝凉风掠过发梢,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仿佛又回到了2006年的那个傍晚。

那是一个温暖、祥和的傍晚,我已经不记得那晚的微风吹向哪里,但却准确地记得那晚的落日余晖是那般美丽,撒向庄稼地和远处山峦,照向林间小道。我和父亲漫步在田间地头,猛然间,一簇簇鲜艳的颜色吸引了我好奇的目光。我拉着父亲的手,一路奔跑着、跳跃着向海棠树奔去,仰起头来一看,硕大的海棠叶掩衬着朵朵海棠花,它们亲密地拥簇在一起,有淡紫色的、粉红色的,还有最讨人怜爱的奶白色。年幼的我哪见过这样的稀奇物,只觉得它们好似朋友一般,在向我频频点头、挥手致意。我把稚嫩的小手伸向空中,父亲一眼便看出我的心思,顺势把我从腋下托举而起,并且高呼着“举高高啦”!我离那一朵朵娇艳欲滴的海棠花近在咫尺,奋力伸手摘下一朵紫色的海棠花,向右扭身又揪下一朵粉色的,低下头炫耀似的望向父亲。此时的父亲微微蜷缩了伸直的手臂,把我举向脑后,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我像熟透的海棠花一样张开着嘴笑着,整个海棠树下都回荡着我清脆的欢呼声。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顺手把两朵海棠花别在父亲的耳朵旁。我俯下身体看着父亲,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美丽画面。父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两只小眼睛弯成月牙。我曾经打趣道:“那可是父亲最帅气的模样。”此时的余晖染红了半边天空,海棠树因为风吹动响起了“稀疏稀疏”的声音。父亲抓紧我的双腿在海棠树下转圈,伴随着清风,闻着花香,我们高呼着、欢笑着。笑声随着那春风穿过山岗,越过山脉,越过河流,走进了我的内心。不知是2006年的晚霞迷人,还是2006年的清风吹爽,我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父亲。伴随着父女俩的欢声笑语,太阳已经完全躲进山去。余晖照在父亲的脸上,面颊红润,这幅画面至今未能忘记,它成为我远在千里之外读书学习的精神慰藉。

记忆中的这朵海棠花,之所以让我感触颇深又难以忘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性格的叛逆,我早已与父亲失去了那份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时光。或许我很少坐下来真正跟父亲交流谈心,从不真正了解他的工作,未曾真正仔细看看他鬓间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

我不需要父亲挣大钱、做高官,我只希望他能够高高兴兴,能以为我骄傲,能够健康长寿。



情感氧吧



鹤之吻 张汝锋摄



博客视野

坐在书房里,我经常有一种富足感。即便从现在开始不再买书,满满两面墙壁的书,也够看到80岁了。但是,不买是不可能的,它可能像爬山虎一样,爬满每一面墙壁。

几年前,在城市的角落买了一套小房子,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理想居所。客厅是书房,有一面墙的书,有一张巨大的书桌;有一间卧室也是书房,有一面墙的书,和一张小书桌;还有一间卧室,我用来睡觉。今年过年前买了一个蓝牙音响,偶尔可以制造点声音。前天和朋友聚餐,他从郊区过来,给每个人带来一束香雪兰,我拿回来插进花瓶,放在书桌上——上午的阳光会照到书桌,充满生机。

每天早上,我会为自己做一杯咖啡,然后是看书和写稿,下午,则是喝新采的春茶,继续看书。春节过后,很多人都过着居家生活,据说不少人都寝食难安,生物钟也紊乱。读书人在平常都被人鄙视“百无一用”,现在有书的陪伴,却能心平气和。有一次出门取快递,新买的书,拆开把书拿在手上,保安装作关怀:“现在没事,正好看书呀。”“不是没事呀,我很忙,忙着看书。”这就是读书人的矫情。他不知道,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房里,确实可以忙到满头大汗。

拥有一个书房,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之一。我爸曾是初中老师,在宿舍里有一个书箱。他没有买书的习惯,也没有买书的钱。箱子里的书,都是没收学生的。箱子被他用一把锁给锁住,我经常想办法骗到钥匙,从里面拿书带到学校看,然后又会把自己的老师没收。

后来,我怀疑这可能是我爸故意的,正是因为那些书被“禁止阅读”,我才那么有热情。每次读书都有双重的紧张,既为书中人物的命运担心,又怕被父亲发现箱子里的书少了,而他似乎从来都浑然不觉。现在的父母给孩子买书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孩子的阅读欲望或许就没那么强了。

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就想拥有书房了,虽然对买房子没任何概念。读大学的时候,我开始买书,辗转多地,所有书一直跟着自己。等我在成都工作,我的书已经要两个小书柜才能放下。每次搬家的时候,都感觉愧对师傅,因为搬家公司关心的是“有没有大件”,书不算大件,装书的袋子却是最重的,每次我都是和搬家师傅一起,挨个搬那些沉甸甸的编织袋。

最近一次搬家,我用了几十个纸箱子,把书都运到现在的书房里,终于安下心来,在未来10年,可能都不会再搬家了。想一想这么多年,只有这些书是永远陪着自己的,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阅读,永远都能给你提供帮助。如今他们也算是有了体面的“居所”。

我始终不能成功地为自己的藏书进行分类,那是一个

最新的“寻找”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这是我2003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买的,如今因为绝版,在网上要卖300多块钱。硕士毕业时参加某报社笔试,有一个题目就是“最近读过的5本书”,我列的就有这本,因为很多年没看过,花了20分钟时间才找到。

书房就是一个迷宫,只有自己才掌握那些秘密的小径。过去买书的时候,我都会在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还有买书的时间和书店。每得到一本书,其实都有一段旅程和美好的心情,没有多少钱,在书店里徘徊很久,最终才决定是否购买。余英时先生那本《士与中国文化》,十几年前就卖好几十块钱,读研究生的时候去书店看了好几次,都舍不得下手。每次看到这样的“老朋友”,就能忆起一段时光。后来主要在网上买书,就没有这么神圣了,有的书甚至塑封都没打开,就被塞进书架,对那些书来说,这真是巨大的不公。

面对那些书籍,通常会有两种典型的心情。悲哀的时候是感叹,那么多好书都没有读过,如果读完的话,自己说不定很厉害了。有时又相反,整理书架或者找一本书的时候,看到很多书自己竟然都读过,就对自己非常满意起来——后一种通常是在深夜。

像我们这样的人,往往会面临一个指责:买那么多书能看完吗?当然是不能。每次买书,我大概只能看其中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放在书架上,等后来某个机缘巧合,有些书会被再次阅读。偶然的机会,你读一本几年前买的书,会回忆起当时的自己:“啊,竟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真喜欢那时的我啊!”有时候重读一本书,却怎么也想不起当时用红笔画的那一道线是什么意思,这明明只是一句平常的话,没有任何新意——或许它早已进入到你的血液中了。

由此,书房就不只是一个空间,它还是某种隐秘的、只对你本人有意义的时间,你可以随时回到过去,也可以驰骋于未来。一个人有了书房,就等于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时间,他不再为世事所烦扰,人世间几乎所有的难题和答案都已经在书架上了。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你的后盾,也是你的疗伤之所,有无数高于你的灵魂,在默默陪伴你。

时逢佳节倍思亲 组诗五题

□李闻方

顿想奉孝尽千情	千笑万语满心间, 一旦远走登高处, 方觉情谊万万千。
世间最真爹妈情, 千里万里还叮咛, 佳节常勾思亲泪, 顿想奉孝尽千情。	高歌华夏壮千山
勤苦拼搏扬爱帆	结缘书画天地宽, 笔情墨趣赋华篇, 钟情笔下千万幅, 高歌华夏壮千山。
夫妻情谊相处间, 勤苦拼搏扬爱帆, 事业小家千般秀, 还想远眺再登攀。	尽展中华世界殊
方觉情谊万万千	万里风云一支笔, 一本电脑半案书, 编辑妙赋神州美, 尽展中华世界殊。

书房,你的后盾和疗伤之所

□张丰

浩大的工程,相信自己不会有那样的耐心和体力。但是,书的摆放也不是毫无章法。商务印书馆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可以占两格,有好几种颜色,一直都是在一起。其他的书,设想是按照作者分类。鲁迅和卡夫卡全集,胡适和余英时文集,都是一大套,很壮观;以赛亚·伯林、苏珊·桑塔格、米歇尔·福柯、萨义德……因为自己都读过,每个人的作品也能归到一起,至于其他的,就比较随缘了。

这当然是凌乱的,就像是一个世界。但是搬进来几个月后,我已经大致知道每一本书的位置。春节前有一天想读波德莱尔,在几分钟内就把《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和《一八四五年的沙龙》找了出来,它们在不同的格子内,紧接着看本雅明的书,又很快找了出来。其时已是深夜,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就像小时候和伙伴玩捉迷藏获胜一样。